

寂天论师

《入菩萨行》论造论者--寂天论师七种稀有传记略说

在汉传佛教中，寂天论师的传记过于简略，宋朝雍熙二年(公元985年)天息灾译师曾译《入行论》为《菩提行经》，题为龙树菩萨造，文字艰涩难懂，故历史上似是无人注重。近年来由于藏传佛教的影响，此论已有隆莲法师、如石法师的两种汉译本在汉地传扬，但寂天论师的较详细事迹，所知者寥寥无几。

关于寂天论师的史实，有七种稀有传记，如颂云："本尊生喜住烂陀，示迹圆满破净辩，奇异事迹与乞行，为王降伏诸外道。"

寂天论师是古印度南方贤疆国的王太子，父王名善铠，他原名寂铠，从小信仰佛法，恭敬三宝，对自己的眷属和其他众生非常慈善，常给他们财施等。太子幼年即学识出众，谙达世间的各种学问、技艺。在瑜伽师"古苏噜"座前求得《文殊锐利智成就法》，通过精进修持，亲见本尊(印度的大德如智作慧论师、阿底峡尊者等，都认许寂天论师是文殊化身。阿底峡尊者在《菩提道灯论》的讲义中写过："寂天论师亲见了文殊菩萨，得到加持而现见真谛。"另一名叫布扎 的论师也有这样的说法)。后来，善铠国王去世，大臣准备拥戴寂铠太子登位，在即将举行授权灌顶仪式的前一夜，太子梦见了文殊菩萨，梦中，文殊菩萨坐在寂铠太子将登基的宝座上，对他说："唯一的爱子啊，这是我的宝座，我是你的上师，你和我同坐一座，是不应理的。"另说太子梦见大悲度母尊，以开水为他灌顶，太子问度母为什么用开水为自己灌顶，度母回答："授王权灌顶的水与地狱的铁水无有差别，我用开水为你灌顶的含义即在于此。"寂铠太子醒后，通晓到这是圣尊对他的授记与加持，此而对世俗八法生起了猛厉的出离心，于是舍弃了一切离开王宫。寂铠太子独自一人在荒野中步行，一路上得不到任何饮食，只有不断的祈祷圣尊，到了第二十一天，进入了一处森林，饥渴疲惫的太子找到了一处混浊水洼，正准备饮水，出现了一位容饰庄严的女子，告诉他不要饮用浊水，而应该享用清静的水，便把他引到了一汪清澈甘美的泉源边，泉水旁有一位瑜伽师，瑜伽师其实是文殊菩萨的化身，女子是度母化现。太子饱饮了甘泉，又在瑜伽师处求得了殊胜的法要，修持后生起了甚深智慧境界(第一种稀有传记毕)。

继后，寂铠去游历印度的东方，来到五狮国王之国土，当时，得知他武艺高强的大臣将此禀告五狮王，他因此成了五狮王的大臣，将武艺等明处弘传世间。有段时间，寂铠给国王当护卫，一些嫉妒贤能的大臣，见他持着修文殊本尊的那柄木剑，便到国王那里谗言："新任大臣是个狡诈者，大王要是不信，请看看他手中的武器，根本护卫不了国王。"五狮王疑信参半，便要求寂铠出示宝剑，寂铠对国王说："国君啊，这样做会伤害你的！"可是国王成见已深，强令取出宝剑，他只好要求国王闭上右眼，然后从剑鞘中抽出木剑，闪耀的剑光伤害了国王注视着木剑的左眼，眼珠当时弹出落地，疼痛、悔恨交加的国王至此方知道寂铠是位大成就者，与大臣们一起在寂铠大师前忏悔、皈依，大师便加持五狮王，使其左眼复原。有了这次事件，五狮王心意转变，完全遵大师之教言，在所辖地高竖佛教法幢，弘扬正法。寂铠大师在五狮王的国王住的年数，有多种说法，但无论如何，大师调化了五狮王后，便转到了中印度那烂陀寺。(第二种稀有传记毕)

寂铠来到那烂陀寺后，依当时寺内五百班智达之首的胜天为亲教师出家，法名寂天。当时大师深隐自己的内证功德，在文殊本尊前听授教法，精修禅观，同时紧扣大乘佛子的修学次第，集一百多部经律论之精义编著了《学处集要》、《一切经集要》(略称《学集论》、《经集论》)。但在外观上，除了饮食、睡眠、步行外，其它事情一概不闻不问，因此被以外表衡量他的人贬称为"三想者"。当时那烂陀寺僧值们认为寂天不具备任何一种修行正法的事情，不应该再住在本寺，但又找不到很好的理由来驱逐他。后来该寺举行诵经大会，要求比丘在会上背诵所学的经典，一些人想借此机会羞辱寂天，让他自行离开寺庙，便要求胜天论师去安排寂天诵经之事，寂天论师便应允了。轮到他诵经的那一天，那些人在诵经的会场上故意搭起了高座，而没有安设上座的阶梯，会场中挤满了想看 he 出丑及对他有些怀疑的人，寂天论师并不在意这些，很自在地上高座，问道："请问要背诵已经听过的论典，还是没听过的？"想看笑话的人便故意回答要背大家没有听过的，这时瑞相纷呈，众多人看见文殊圣尊显现在天空中，寂天论师随即诵读其智慧境中流出的《入行论》，至第九品三十四颂："若实无实法，皆不住心前，彼时无他相，无缘最寂灭"时，身体腾空，渐渐升高，终至不见身影，只有从虚空中传来的朗朗诵经声，一直到全论诵完为止。当时得不忘陀罗尼的班智达各自记下了颂文，克什米尔的班智达记下了一千多颂，东印度的班智达记下的有七百颂，中印度的班智达记下了一千颂，因此大家产生了争执怀疑。后来打听到寂天论师在南印度的吉祥功德塔(尼泊尔史料记载：吉祥塔为香根佛塔……另有其它历史的记载此处不一一列举)，便派两名班智达去迎请他回寺，但遭到了婉拒，两位班智达只好请菩萨出示《入行论》的正确颂文。寂天论师告诉了他们一千颂的《入行论》正确，并且在他曾经住过的房间里藏有《学集论》、《经集论》、《入行论》三部论的经函，并授与这些论的讲说修习传承，自此《入行论》在印度得到了广泛的弘传。(第三种稀有传记毕)

寂天论师在吉祥功德塔时，那里郁郁葱葱的森林中住有五百位比丘，他也在林中搭了一个茅棚，作为住处。当时的森林中有许多野兽，与林中的修行人和睦相处，比丘们经常见到成群的野兽进入寂天论师的茅棚，在习以为常中也有人感到异常，终于有些细心的人观察到了：进入寂天论师所住茅棚的野兽都没出来。他们在棚外窥视，发现寂天在棚内啃着大块的兽肉。比丘们于是推断寂天

有杀生罪行，敲椎集合了林中的修行者，准备当众宣布寂天的“破戒恶行”，再将他驱逐。正在大众集合商议时，失踪的野兽一个个从寂天的茅棚里走了出来，当然，彼此相处已久的比丘对它们非常熟悉，发现这些野兽一个个神气活现，比以前更为健壮。惊异之余，僧众对寂天论师生起了很大的信心。

寂天论师不愿意让人了解他的身份，谢绝了僧众的挽留而离开森林，游化到吉祥功德塔的南方。他身着乞丐装束，以他人抛弃的残食为食物，修行“鄂粗玛”密行。当地的迦底毗舍梨王有一女仆，一次倒浴身水时，泼在寂天论师身上，那些水顿时如遇热铁般沸腾起来，女仆正惊讶之际，他已不见踪迹。

那时有一名叫香迦 得瓦的外道向国王启请说：“两天后，我将在虚空中绘制大自在天坛城，如果佛教徒不能毁坏此坛城，我将焚毁佛教经籍、佛像等，佛教徒也必须转入我的教门”。信奉佛教的国王招集了僧众，告知了外道的挑战，可僧众中谁也不敢答应能摧毁外道的坛城，国王正在焦急万分之际，女仆将自己遇到的异事禀告了国王，国王急令女仆去寻找那位异人。女仆到处寻找，终于在一株树下见到了寂天论师，便将来意说明，请求他降伏外道，寂天论师爽直应允，并吩咐女仆准备一大瓶水，两块布和火种。第三天清晨，外道师开始用彩土在虚空中绘画大自在天坛城，刚刚绘出坛城东门，寂天论师即入风瑜伽定，显示神变，顿时起了一场暴烈的风雨。刹那之间，外道所绘坛城被摧毁无迹，那些吓得簌簌发抖的外道们也被暴风卷起，如同落叶一般飘落到四处。此时天地间一片昏暗，寂天论师从眉间放出光明，照亮着国王、王妃等人，风刮雨淋之下，国王他们亦是衣裳零乱，满身尘土。女仆用事先备好的那瓶水为他们洗净，那两块布给国王、王妃披上，又用那火种点燃了一大堆火，国王等众人顿觉温暖舒适，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。后来国王将当地外道的庙堂拆毁，所有外道门徒也皈依了佛门。寂天论师降伏外道那块地方，一直到现在都被称为“外道失败地”。（第四种稀有传记毕）

寂天论师后来到了印度东方曼迦达地方，那里有许多外道徒，与他们进行了一场大辩论，寂天论师显示神变，挫败了外道们，使争端得到了平息。（第五种稀有传记毕）

在曼迦达西部不远的地方，有五百名持邪见的外道门徒，当时那里闹饥荒，他们得不到食物，遭受到饥饿的痛苦折磨，无可奈何中他们商议：“谁要能解决众人的食物问题就推他为首领。”寂天论师得知后，便到城市中化得一钵米饭，并作了加持，使外道徒众取食不尽，解脱了饥饿痛苦。成了他们的首领后，寂天论师给他们传法，使他们抛弃了邪见，皈依佛门，后来变成了很好的修行人。（第六种稀有传记毕）

有一段时期印度某地遭到极大的自然灾害，粮食颗粒无收。当地一千多乞丐无法得到食物，一个个只有束手待毙。奄奄一息的乞丐们正在躺着等死之时，寂天论师运用神变使他们得到丰富的饮食，且为他们广说因果、轮回、五戒十善等佛法，将他们引导于佛法中。（第七种稀有传记毕）

上面简单地讲述了寂天论师的七种稀有故事，我们知道了作者是一位大成就者后，对他著的论典也就很愿意去学习。寂天论师的传记，在《布顿佛教史》、《印度佛教史》以及一些《入行论》讲义中都有，详简不一。从史料上看，这位菩萨居无定所，四处游化，一生充满了神奇的故事。这次所讲的，只不过是这位菩萨应化此世事迹的万分之一而已。

寂天传略考

释如石

寂天出生于南印度，是梭罗史吒（Saurashtra）国国王善铠的儿子，原名寂铠，他自幼学识出众；又曾经在古苏鲁上师座前求得“文殊锐智成就法”，并依此修行而亲见文殊本尊。善铠王逝世当夜，寂天梦见文殊菩萨端坐在次日即将登基的宝座上，并对他说：

“徒儿，这是我的宝座，而我又是你的善知识，你我二人同座一处，实在很不合适。”醒来之后，他自知不宜掌管国政，便连夜投奔东印度去了。在东印度师子王座下服务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又转到中印度那烂陀寺，依胜天为亲教师出家，法名寂天。他在那烂陀寺居住期间，韬光养晦，内勤修学。一方面在文殊本尊前听受教法，一面精修禅定，并编著《学处集要》和《一切经集要》（略称《学集》、《经集》）等精深的论典。但是在月常行事上，除了饮食、睡眠和大小便以外，其他的事一概不闻不问。因此大家都瞧不起他，贬称他为三想者。后来，僧众实在忍不住了，想找个正当的理由将他逐出僧团；于是就召开了一次诵经大会，要求每一位比丘在会上背诵所学的经典；他们估计寂天一定背不出来，藉此便可名正言顺地逐他出寺。当天，轮到寂天背诵的时候，僧众为了羞辱他，还故意筑起高座，请他到上面背诵。不料寂天上座以后，竟然自信十足地说：“请问要背诵已经听过的呢？还是没听过的？”大众乍听之下，非常惊讶。继之一想，认定那不过是寂天在故弄玄虚，吓唬吓唬人而已。既然如此，何不将计就计，干脆就请他背大家没听过的经典吧！

反正，大家等着看笑话就是了。万万想不到，寂天竟然出口成论，流利地背出了《入菩萨行》。据说，当他背到《智慧品》第34颂——“若实无实法，悉不住心前，彼时无余相，无缘最寂灭”时，身体突然腾空而起，渐升渐高，终于不见身影；而诵经之声依旧朗朗不绝，直到诵完《入行》为止。

或许是因为身分曝光了，寂天觉得不宜久留，便离开了那烂陀寺，而来到南印度吉祥功德城，那烂陀寺为此深感不安，特地派遣两名比丘前来请他回去，但是都被寂天婉拒了。于是，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，改向寂天请求：“请您告诉我们，《入行》中所说应该阅读的《学集》和《经集》在哪里可以找到？”寂天回答说，“《学集》和《经集》在我住处前面的房隙中；另外还有一部用小字写成的经函，就是全部一千颂的《人行》。”

从此以后，寂天就云游四方、随缘化度去了。他曾经在东印度感化了阿梨毗伽那国王；在一场大辩论中，运用神变调和了极大的争执；在距离摩竭陀以西不远的地方，调伏了五百外道，并引导他们归顺佛门；在另一个时期，曾经救济一千多名饥渴待毙的乞丐，然后示以正道。此外，寂天也感化过一群吉祥山的裸体外道，使他们转入佛教。

史传里，寂天的一生就在充满传奇的游化事迹中结束了。他的生卒年无据可考；一般认为，大约活动于第七世纪末，最晚也不超过八世纪中。理由呢？一、于公元628~641和673~685年间留学印度的玄奘和义净，都未曾提到寂天，所以寂天成名应在685年以后。二、《入行》和《学集》中只见《妙臂请问经》等“事迹”和《三昧耶王》等“分别续”。的典籍，尚未引录任何瑜伽密或无上瑜伽密典；可见寂天著书之时，无上瑜伽密尚未普遍，故其成书年代应该在八世纪中叶以前。

史传中说：寂天“内勤修学，外示放逸”，这并非无稽之谈。因为从《经集》和《学集》中所引用的一百多部经典来看，寂天必然曾在经、律方面下过很深的功夫。此外，寂天在《入行》“智慧品”中论破教外的数论、胜论派和教内的小乘部派与大乘唯识宗，显示中观应成派的观点；由此也能看出，寂天的确精通论藏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三藏法师。然而，寂天并不以精通教理为满足。《学集》明显地表示出，他不是纯粹为了学问而治学；他治学的方向，始终是扣紧菩萨修学的次第而深入三藏的。尤其在《入行》的字里行间，总是散发着一股浓郁的宗教情感。时而宁静庄重，时而洒脱平淡，时而悲天悯人，时而超尘绝俗。在精简贴切的议论中，呈现出无限深刻的哲学洞见；在巧妙幽默的譬喻中，更蕴含着恳切的宗教教诲。不经一番“寒彻骨”的精神淬励和提升，怎可能写出如此生动感人的醒世诗偈呢？

寂天在那寺一举成名以后，便四处游化去了。这个记载也有几分可能。因为寂天既淹贯三藏，又擅长譬喻，论述佛法生动有理；以他这样优越的条件，如果长期教化一方，应该会调教出一两位青史留名的高足才对；然而，史料上并无寂天薪火相传的记载。由此可见，寂天很可能是位居无定所的游方瑜伽士。至于他何以须要如此，就不得而知了。莫非寂天已然明心见性，深契法界，所以想效法善财童子作五十三参，一生成就普贤十大愿王？

此外，寂天修行所依的本尊，可能也是大家感兴趣的一个问题。《入行》中经常赞叹诸佛如来，也数度言及文殊、观音、地藏、虚空藏和普贤等菩萨；可见寂天一定经常忆念诸佛菩萨。然而，在诸佛菩萨中，寂天最心仪、最相应的是哪一位呢？《人行》最后一颂明文说：“我虔诚地礼敬文殊师利菩萨；是他的恩德，激发了我愿求菩提的善心。”《学集》最后的归敬颂也说：“归命文殊尊，最胜无过上。”如果把这两段叙述和史传中他与文殊本尊之间的关系联想在一起，显然，文殊菩萨一直是寂天修学过程中最相应的本尊。不过，寂天的著作中未曾提及度母。因此，《印度佛教史》中所说“度母以沸水为寂天灌顶”的事迹，可能是后人附会之谈。

这位伟大的印度高僧勤苦修学了一辈子，究竟获致怎样的境界呢？根据寂天在《入行》中的自白，他似乎还是一位薄地凡夫。因为“回向品”第51颂说：“在我尚未证得极喜地以前，愿能豪受文殊菩萨的宏恩；经常回忆宿世，鉴往知来，生生世世出家为僧！”尽管如此，后来的印度高僧如智作慧和阿底峡都认为：那是寂天自谦之词，事实上，寂天是一位已经登地的大乘圣者。

智作慧等人如此推崇寂天，亦非全无根据；因为《回向品》第53、54颂说：“无论哪一世，当我想阅读三藏，或想请问佛法的义理，愿我都能毫无障碍地面见怙主大智文殊师利菩萨！”“为了在广大的十方虚空界中，成满一切有情的利益，愿我一切所作所得如文殊菩萨”

，行持尽善尽美！”表面上看来，这两颂只简单地表达了寂天个人的祈愿而已；不过稍加分析，也不难使人联想到另一种可能，那就是：寂天生前遭遇到佛法义理上的困难和利他之行上难以取舍之处，大概都能在定中或梦中毫无障碍地亲见本尊；请文殊菩萨当面开示，化解他内心的疑惑。若依《般舟三昧经》的义理加以推衍，那么寂天由亲见文殊而现证万法唯心，再进一步双泯能所而登入圣地，应该是不成问题的。

遥想古之高僧，博学苦行，尚且谦谦虚怀；虽有证量，亦不敢以圣哲自居。反观今之行者，略事数年修持，稍有些许觉受，即便扬言开悟证果；以此招揽徒众，传道，授业，解惑。人心之不古，岂至于斯耶？

摘自《入菩萨行》